

天祿閣外史

世本

輜輶絕代流

鄧中記

傳異記

精校
大字
漢魏叢書九十六種

上海大通書局發行
武進唐駉署

天祿閣本

世本

精刻絕代

年下記

信集記

大清乾隆二十九年

五月

天祿閣外史序

黃叔度所著外史八卷議論醇雅氣象明豁寡而盡美婉而成章得國語左氏之體而無其艷擬子長孟堅之雄而無其陋皆孔氏之遺言逸論而書史之所不載者也試讀一過誠有令人毛髮冷冷凜然透骨精神爽達樂而忘倦者春華明而秋雲敷江濤雄而蛟龍鳴一造化自然之昭著豈人之所能與其工哉考之當時與叔度並舉孝廉如周子居文伯堅郢伯當封武興盛孔叔此五人者皆處於汝南而文章事業寥寥無聞而叔度獨有仲尼作春秋之志扶世教植人紀真漢世隱君子之出類者矣宜其見推於林宗受式於元禮而一時諸君子咸高讓之也然此書不恒有於世僅出於晉後藏於唐之田宏萬卷樓復流散不傳至宋韓洎學士乃得之祕閣典籍中加之以論贊豈斯文之絕續果有數于世又有疑之者以范曄不立傳必其未見此書而當時諸侯王所封之國不免有一二之舛況叔度之高駕又非漢之諸侯王所能聘者其文多自述之辭雖或出於弟子之所記而事不徵諸列國似或類於左氏之誣未可知也晉謝安直獲此書而不辨其同異何耶意者晉時隱君子值晉室之末運忠憤激裂而不敢言託為此書引類屬諷言之者無辜聞之者足以勸其或然與初子承之翰林三山林公手授是編曰此某三世家藏也吳中亦得見此不耶後二十餘年乞歸休去日與仲山徐公論文林下因檢出以示人僉曰是不傳之祕也一時學者爭手抄而私寶之余恐其未知所從得也故書之簡端嘉靖二年乞恩致仕姑蘇守溪王鏊撰

外史總評

晉謝安曰桓帝初政朝野咸望其中興賢士濟濟于國黃憲為安帝時名儒隱居不仕樂道于慎陽之野帝幼時聞其名及即位屢聘不就故天下號為徵君帝後荒於政權移閹人黨錮蒙難海內騷然徵君寓遊是國有感於異焉乃應聘諸侯以興漢室為已任退與子弟陸續之徒著外史五萬餘言厥志微矣唐田宏曰東原黃叔度所著天祿閣外史一書實繼春秋而作者也其文章奇古典雅有先秦以上之體非劉向揚雄輩可比史流于晉桓溫惡其

諷時譏世而焚之故此史往往不傳梁昭明太子慕其文以千金構於天下竟無所獲近於聖唐此史稍出予素嗜經史百家之書嘗築樓以藏天下遺籍及得此史乃歎曰天祿石渠承明著作之庭何先此史而創乎今讀其文誠古之良史也竊又疑之當時諸侯封建之國考之漢書所載又有不盡合者如東漢都於大梁即魏國也而此史有說魏王之文十餘篇詎有天子降而為王乎況叔度本一含光溫秀之士其却安帝之聘而不就孝廉之辟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叔度有焉豈辭君聘而苟就諸侯之遇又必不然也大抵此史之作率多寓言憂國者非徒翫其文惟取其志而已矣陸贄曰外史一書世所罕有其議論皆經濟之學王佐之才或以為晉初竹林諸賢所作未有知也翼聖江氏曰史稱申屠蟠超然免於評論而黨錮之禍有至鬻身為傭苟免誅署者且侈為幾先獨黃叔度應聘諸侯王若建標而樹招焉卒以無虞此所以加人數等也當時諸賢固以顏子況之而宋儒亦以是科居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叔度無愧色矣獨其文字稍有時詮不類東京至其意國排世即事納牖有子輿氏之風晉人脫而疎于事必非所及

外史目錄

卷一賓齊文二

巡幸 燕言 交情 兵法 祝頌 去惡 機論 形勢

災異

問兵 寵倖 智論 讒說 愛憎 論學 難進 妖孽 世子

賢妃

嫡庶

奪嫡

卷二賓齊文十三篇

辭受 閭邪 時勢 樂論 士論 玉論 重賢 論易

嶧山

君賜

出處

天文

名器

樂論

士論

玉論

重賢

論易

卷三賓齊文五篇

待士

齊姬

將才

封禪

留賢

卷四賓齊文十一篇

入梁

圖霸

辭爵

繼立

桃林

諫獵

受饋

卜諫

取謗 去就 去魏

卷五 賓秦文十四篇

遇樵 待樵 誅賞 盟會 琴論 燕居 僊論 黨錮

見幾 上林

觀雪 汚吏 三軍 去秦

卷六 賓晉文十四篇

適晉 逆旅 傷時 謀國 防胡 一難 二難 三難

四難 五難

修德 董卓 蟾臺 貽書

卷七 賓蜀文十四篇

至關 招賢 問疾 尊王 自強 平刑 黜陟 請金

辭爵 火災

避難 岷山 蠲 去蜀

卷八 賓楚文十篇

去就 時勢 田獵 恥辱 漁論 色荒 晉使 陽山

歸韓 感時

天祿閣外史卷一

漢汝南黃憲著

金谿羅嗣忠校

賓韓文

巡幸

天皇幸於蒼梧楊秉諫曰臣聞聖辟不徹政而玩世哲主不輕權而荒體非有碩功駿烈銘諸人心而可以觀諸侯也昔禹治水平壤區畫萬國以鎮民神故巡狩諸侯百姓若捧太陽之餘光瞻候雲之潤氣故臨九河而頌禹烈躋會稽而懷禹功夫先王之於巡狩亦不得已馳驅車駕經越山川祀之以歲月者豈荒於遊觀哉陛下龍飛初躬勤于政天下想太平之風日食則赦地震則省此初政之勤是矣安順之朝貴戚怙寵以賣威福于天下延及今日海內愁困相尋以兵市無商賈陛下則以為清淨之治饑民號泣陛下則以為難犬之鳴由此觀之奸臣之壅也亦

天祿閣外史

天祿閣外史

二

眾矣陛下不悟其奸而高拱無為以聽其亂又為巡幸之舉駐驛蒼梧輕玩萬乘涉不測之地置楚國之財通奸臣之隙而宮闈若壘臣恐蒼梧之雲向陛下而增悲也請聖駕還宮以慰邦畿臣民之望天皇納其言是歲京師三輔地震伯曰危言激論可為諫君之法

燕言

徵君遊古息國寄嘯而吟有燕趙干枯榆而言曰息國無君吾子奚為此遊也徵君聞而恠之乃叩曰汝燕也何以能言對曰吾乃桓靈之鬼也是為幽厲炎炎之室其將賴乎汝其輔諸侯言畢而泣遂飛於冀州之墟徵君語弟子曰其恠也若是此亡國之象也小子其識之哉乃以杯酒酹地而誓曰漢室不靖奈倉黔何然言息國粉榆之柯負君之靈曰吾乃幽厲炎炎者傾汝其輔之憲也捐介不敢以徵天道悠悠物有信然其恠也耶其靈也耶若天假子言靈假于物憲敢不唯命竭股肱之力以報所天徵君既作息而歸見郭泰立于庭郭泰問曰子焉適而至暮也曰甫釣于汝水之濱樂而忘歸是以暮也曰然則子何為而有憂色耶曰不得魚則樂得魚則憂曰子何以不得魚為樂乎曰甫亦樂魚之樂而亦憂魚之憂也不得則縱得之則烹魚樂于縱而憂于烹今吾之憂是魚得其餌而吾得其魚也故憂然則今之為士者皆得餌之魚乎郭泰笑曰子其縱矣矧子之意將王室以為憂諸侯以為池洋然縱之而赴于壑是子以王室為憂乎曰微子不吾知也子且休矣乃取琴而歌郭泰喟然曰子之琴于斯也其箕子麥秀之歌而託諸琴乎遂合榻移日而去

交情

李膺訪徵君於衡門雪甚道遇郭泰而問曰子得見叔度耶曰泰也以布衣交安得不見子以軒冕交亦軒冕者謁之耳安得見李膺有慚色乃稅駕于野與郭泰乘蹇驢而造焉有樵者臨溪浚足而歌曰衡門之雪罪罪兮有客繼袍寒煞澹而無聲兮木落遠隼二子聞而凄然時童子候門見二子來振衣長嘯而入徵君及階迎之復見郭泰而

喜謂李膺曰甫久不見元禮也李膺再拜而道曰膺以蠹故不能仰拖清鏡矣也久處僻壤每聞令音私自暢滌往歲發使者賁以咫尺之書穢以不腆之饋亦惟是夢寐以相達也子何辭吾以饋而報吾以書乎徵君答曰憲也聞之貧者不報人以幣故辭于使猶報也夫饋甫以幣分君祿也以君之祿而饋人故亦以君之祿而完也完祿而報書均無得焉憲之卜廬于斯也春秋之期有牲醪足以供祭一日之餐有蔬食足以為嘗晝則杜門有琴籍足以為娛夜則寄卧有蒲榻足以為安豈復餘乎夫受而不報則也不能報而受之亦恥也故君臣以全義兄弟以全愛夫婦以全禮朋友以全恥古之道也李膺曰膺也陋不能測子之度若漢室結難雖整步之儒咸効驅馳之勞章句之士咸奮鉛刀之力而泥子之偉乎郭泰隱几而卧徵君謂曰林宗已卜車于夢寐中泰應之曰聖軌賢轍一行一藏時哉各努力也是歲梁冀作亂

兵法

有巨盜攻冥阮之關一郡大恐居民遁逃而無所歸賊有名司馬龍者力敵三軍勇冠百萬懸千錢于百步之外箭九發而九破以此擅譽時羣盜將陷關司馬龍曰吾聞郡有黃叔度未可攻也乃結營於關外有司聞之匍匐詣於徵君之廬以綺輿迎之徵君辭曰憲汝南鄙人也未嘗入簿書之室遊刑罰之庭是以不諳國家大議益訪諸奉高乎有司詣曰徵君王佐才也何足辟讓賤令不職不能靖安土壤使男女愁歎父老奔走羣盜以殺掠為名屯於宴阮間徵君之賢故未敢驟攻而勢已破矣誓不往是絕百姓以乘寇也徵君吳安乎遂行徵君以綸巾元服乘輿至關下謂諸將曰聞賊中有司馬龍其人勇而能射所向無不殘滅者必誅之為利若以計却之猶開道而放熊終為人患夫靖一郡而貽惠于他胡可忍也且以動王室故以計死之者安以計禦之者幸有司及諸將謝曰民之福也最問計安所出徵君曰敵善射則不可輕用其將敵負勇則不可輕用其卒故兵家設機于虛實之間是以決勝夫敵之所謀者在內而不在外吾之所謀者在外而不在內此兵之所緣而虛實也諸將曰何謂謀在外而

不在內徵君曰試之乃令壯士百人執戟守關以文武四臣攝之論以兵情間道而出遠近埋伏騎卒遊其間令關吏登堦舉烽關外鳥雀皆驚使賊眾不疑伏兵在外又令關下勿擊柝示以懈禁徵君鼓琴帳中司馬龍聞之笑曰此必叔度作閨態也吾知其弱矣遂急攻關門賊眾曰關不擊柝而鼓琴此詐也內必有伏且勿攻司馬龍曰吾聞黃君多謀而默以六經為文六韜為武今吾眾臨關彼優然鼓琴而戲敵計誠詐也且待某畔徵君謂諸將曰賊中矣擒之何有復令壯士舉烽火後隊伏兵亦舉火應之大呼曰救至賊眾駭亦舉火以視延燒空舍火光燭雲徵君令關內勿舉烽煙氣昏慘壯士守關者皆寂杳不諠成列而不敢動司馬龍曰救至而內不應吾料伏兵疲矣救必懼而不逼遂躍馬彎弓而前擊之其後隊步卒且進且退火遙不相接欲勒馬而歸營前隊伏兵鼓之而起司馬龍橫戈馬前向眾呼曰得火尚可戰也賊眾亂步卒與騎馳其後而襲之司馬龍失火不能戰自刎而死賊眾追及見纓汙血中哭曰司馬將軍死矣吾輩何以生為皆自殺一郡悉平徵君之是舉也不傷一民不置一庫而措汝南於枕席之上可謂奇矣君子曰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其叔度之謂乎

祝頌

天皇封徵君以慎陽之田又以蒲輪為纁聘之徵君上表辭曰臣昧死言嚮者猗歎之勞美補于社稷哉以天皇之明不察臣之非劣而聽左右之譽賜臣以慎陽之田寵臣以蒲輪榮臣以纁纁竊以為禮遇之過也昔者許由抗志於唐堯務光執節於殷湯二子者亦遭際聖世而蒙隆禮殊錫之光竟辭而不就以窮困其身天下不以堯湯為棄賢也且有令名臣賢非許由智非務光而有堯湯之遇極寵錫之榮以嘉非臣故草木落于待黃之秋而衡門之蒿獨茂塵磔沸于會風之候而寒谷之雲不飛亦以休風之宣暢而聖情之凝鬱也臣實恐高是以荷日月之餘輝而流汗交襟惕然而怖慄者有以也臣自揣不能從事於輔弼之列而廁于吁咈之廷矣臣願天皇聖明慎刑罰躬節儉禮儒臣放佞人以疏骨鯁忠信之路容臣于草莽歌詠鼓琴以揚仁風擊壤以鳴聖澤此臣之所以仰祝于天

皇也臣北面稱頌彌增感激待命草間無所逃遁謹上表以聞天皇深允其奏然卒不能用也是歲命丞相以下講老子於太清殿匈奴寇雍冀二州南人叛

去惡

梁冀之誅徵君謂袁閔曰甫聞去惡木者易去惡根者難袁閔曰子何不效斧斤之力而去其根乎徵君曰聞者國家多故典刑蕩然得意而遷善雖思患而必賞失意而渝怒雖寵侵而必誅薄賞嚴恩故厚誅之薄誅嚴恩故厚賞之異賞而同誅殊勞而同辱是賢不肖清也夫清不可以致士清則賢者難為清不肖者難為濁故賢者死於憂患而不肖者死于安樂也清其臣卒以自清清主在上則潔士在下孰可致也夫上林之材非無惡木清渭之流非無濁波有道之朝非無佞臣顧明王之馭耳是以舜誅四凶賢類顯焉紂戮比干佞臣用焉此皆不肖之主也戮賢而近不肖其過也閹猶可悔也以賢不肖而清之其過也辭不可理也故秦以清而亡慎到曰得馭者謂其馭失馭者逸其馭其是之謂乎韓洎曰梁氏既誅覃超徐璜左悺唐衡貝瓊等嗣亂其後曹節王甫之徒惡浮於梁冀五邪流行朝廷而黨錮之難作梁氏之誅果何益于漢室哉

機論

韓王見徵君徵君方耕而歸望韓王之軒棄鋤而隱之韓王返國他日又見親以幣將於庭徵君乃就載以歸謀甫王室之策徵君是以不能辭於諸侯韓人有善奕者以奕說徵君曰子知奕之道乎徵君曰不知也奕者曰吾與子奕之可乎曰夫奕以機勝以不機敗吾不能機何奕之為曰子惡機而不奕不知子之機過于奕乎曰何為其然也曰奕之機虛實是已實而張之以虛故能完其勢虛而擊之以實故能制其形是機也異而神說而變故善奕者能出其機而不散能藏其機而不貪先機而後戰是以勢完而難制雖然此特奕之道耳若機之流于叢妙也肆而淵乎羲皇得之而畫其卦神農得之而藝其耨軒轅得之而莫其兵勳華得之而禪其璽夏禹得之而驅其澤殷湯

得之而陳其網周武得之而奮其銳蒼頡得之而洩其文女媧得之而煉其石許由得之而洗其耳儀狄得之而制其酒造父得之而神其御后羿得之而精其射伊尹得之而負其鼎公輸得之而雲其梯實戚得之而扣其角伯牙得之而鼓其琴老聃得之而守其谷孔子得之而擊其磬昔有抱寶者惡桔槔之機而不用然烏知抱寶之為機乎出此觀之天地萬物皆機也機其運于應物之所動于無形之源乎今子之出也將以仁義為機而運諸侯于堂上銘兆民于軌物經之綸之弛之張之吹之噓之若意氣之雄風而解駭乎萬數其機也如是矣何有哉夫聖人以仁義為機賢者以禮信為機謀士以術數為機辯士以縱橫為機此機者皆利于諸侯而顯名者也吾子其握聖人之機以游說諸侯則漢室可舉矣當今之時得機者顯得聖賢之機者貴不可限子翕而不張亦何取于機也蓋奮而張之噫仁義之氣而解眾庶之鬱哉微君曰吾將機乎

形勢

徵君說韓王曰夫諸侯之國有為天下樞者莫如韓韓固戰國也寇穰穰其東大梁峙其南武關亘其西成臯鎮其北韓之形勢足以扞四面之敵通諸侯之盟而中臨天下呼則諸侯應招則諸侯來若長江盤紆于中而九派之流為之爭赴而下注也以韓之壤地視諸侯之疆孰廣焉韓之人民視諸侯之眾孰勇焉以諸侯之舉壹視賢王之聲孰美焉是三者皆無出於王之右矣自大禹創業于夏申伯受封於周楚子設險于方城秦人用武於南陽故韓之國實英雄致王定霸之壤也漢興以南陽之勢遠控乎西京以為羽翼新室霸漢三雄割據光武倚舂陵而發跡更始臨清水而建號皆韓之南陽也賢王承九葉之運當天下之樞昭之以令德修之以文武暢之以禮樂可以會盟諸侯而光濟王室夫南陽智士之所出也賢王能折節下士而選豪俊于南陽之眾與之謀國而靖民以顯其業無使百里奚之事于秦而范蠡之謀于越也賢王據此而不圖臣恐天下之形替矣夫擁成臯之固以為金湯採析邑之鐵以為劍戟登轡門之關以揮勁兔過淮水之流以飲疲馬臣固知賢王之無功也夫王室之盈虛係于韓王

室之強弱係于韓王室之安危係于韓王若不修德則王室必虛必危必弱王若修德則王室必盈必強必安自然之勢也賢王欲輔王室而不修德是猶大舟之濟江河而焚其楫也其不能濟亦明矣此臣所以為賢王計也臣布韋之士蒙賢王三顧之殷遇臣以不次之禮是以披素露膽于賢王之前也王其圖之韓洎曰此篇乃徵君說諸侯王第一策忠義之氣激揚慨切藹然於言外其視戰國蘇秦張儀之輩真霄壤矣乎

災異

桐栢山崩淮水潰決最易之民死者大半韓王憂命左右告於徵君曰桐栢韓之巨鎮也今朋王室必有難其若之何徵君不答左右返見韓王曰臣以君之命告于黃徵君傲而不應是無禮于君也請逐之韓王曰國有大咎而又逐士寡人之戾益矣是寡人不能恭而使左右以寄命能無傲乎遂命駕而見徵君徵君方鼓琴韓王詣其館而謂曰叔度其涼哉何不弔寡人而乃鼓琴以娛也徵君對曰臣聞之國之修短吉凶卜于龜士之兆卜于琴瑟今臣之鼓琴也始彈白駒其聲戾以殺繼而彈關雎其聲婉以和臣故得禮於賢主也請問何憂韓王曰寡人不德不能舉職于山川遺戚王室寡人是懼徵君三歲無祿邑將為墟今桐栢告崩淮水潰決以溺我人民蕩我禾黍傾我廬舍寡人雖象不能施號於敝邑亦先君所封也寡人是以徼福敝邑之山川而天賜之以禍何以示民茲賴徵君之明德以麻寡人幸毋棄也徵君曰有是乎哉憲也未之信也請與王觀焉遂涉淮而登桐栢水溢于境者方數百里林不露巢城不見堞男女之尸矯如巨魚被髮而浮於波瀾之莽王歎曰自孔子觀呂梁以來未有此水也徵君歛容而對曰彼猶得蹈水之術今之蹈者其無術乎不然何傷之多也豈惟韓國之禍王室其必有難乎是歲匈奴寇邊黑霧三日如夜君子曰幽厲之氣彰矣

問兵

韓王問兵于徵君徵君辭曰臣禮樂之士也不能以軍旅對韓王曰寡人聞之治世則用文亂世則用武用武之世

奚事禮樂哉徵君對曰大君子修文德于用武之世寓陽道也故百姓和而易霸修武德于用文之世寓陰道也故王室備而易墜今以用武之世而不修文則諸侯皆雄鄰國無算何以樹伯王之功哉若以武雖強弱殊效而百姓之殘均也王何緩禮樂而急戎事乎臣是以不敢對也韓王曰昔齊桓陳師於召陵以聲楚而遂建九合之績秦王出兵于函谷以迎敵而足收六鼎之形孰非用武之明效哉春秋戰國以迄於今談兵者雲集角立者燁舉上則折衝于帷幄下則覆軍而殺將當此之時禮樂無有也夫制敵者非揖讓之化強國者非威嚴之容故禮樂不可治於用武之世也明矣徵君奚隱厥術而不以誨寡人歟是使寡人無奮也徵君對曰禮兵之紀也樂兵之精也其紀如梯其精如醴故禮以制其容樂以導其氣列之以行伍作之以金鼓飾之以旌旗明之以弓鉞節而後舉利而後動故能克敵而定戰桓文之兵昧禮樂而猶足以節制是以霸其身而天下謂齊晉能諸侯若兼之禮樂而節制奚翅乎霸且賢王不聞有由之格乎虞廷之舞聞其干羽矣而未聞以其兵也豈有由之悍不若今之胡虜哉亦干羽者乃有虞之所以為兵也至春秋戰國之君以百姓為蟻蟻以刀鋸為金帛苟有四大高枕而寐者天下皆以為祥其殘也如此臣願賢王之勿效也韓王曰昔晉文之伯不以兵車而為諸侯之盟主又納天子以示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曹衛楚宋不勞而歸服是晉文亦禮讓之主而不黷於武特未能樂焉由此觀之豈惟節制之師哉徵君對曰召襄王于河陽者誰乎臣而召君非義也凌諸侯之盟非信也以此而號諸侯非禮也二舉而三非春秋責之若桓公其庶乎以韓之疆以賢王之風馭之伯不足圖也乘是時而懈禮樂雖用力十年臣固知王之止于伯而已矣且以後于晉文夫晉文之伯猶節制而當之以權也今賢王之權在天皇于王何有若淵默而修德則賢王之權歸矣韓王曰善

寵幸

韓王有玉壺紫英二姬寵冠于宮二姬聞徵君之賢也求韓王聘之徵君見韓王于黃翼之樓二姬隱于雕屏窺而

巧笑徵君謂韓王曰隱屏者誰與韓王曰此寡人寵姬也慕徵君之令名故隱屏而窺耳徵君曰笑臣者誰與韓王曰即隱屏之姬也徵君作色而對曰臣雖猥士不能笑諸侯而乃為二姬笑臣何以賓於王乎韓王曰徵君何故之甚也寡人之愚妾不以一笑而辱徵君夫笑妾婦之庸態也徵君以妾婦之庸態而罪寡人之姬何弗裕也徵君默韓王乃命二姬出見徵君二姬又隱袖而笑徵君曰夫以王之二姬猶能辱憲況諸侯乎臣敢辭矣二姬寤其意乃向屏而泣徵君曰二姬尚弱是笑也不以臣累臣于其泣而見也韓王解容置醴酒以宴之命二姬奏樂於屏五舉罍而樂不奏韓王又命之二姬對曰妾恐辱徵君也樂之音重于笑徵君之辱亦重于笑是妾有笑罪君不命妾之贖而又重之妾以為徵君無所報于韓矣徵君曰嗟乎二姬之用智臣不若也王能馭之則韓國必強不然王其荒乎何以能國韓王曰寡人命二妾奏樂以徵君無命故懼而弗樂也焉用智哉徵君對曰昔者周幽王之姬曰褒姒美而不笑然國之危也卒由於笑故諸侯之不可笑猶士也今二姬之笑有褒姒之所不為者而反無周之危故笑而知其侮泣而知其弱辭樂而知其智韓王曰寡人命之樂而罰之以達旦何智之敢用也於是玉壺沉瑟紫英彈瑟侯以觴奉徵君酒激于地徵君曰臣不敢飲韓王曰何以不敢曰以賢王之尊不能使二姬觴反代二姬以觴臣何王之自卑而崇寵也臣故不飲韓王曰寡人命二姬觴徵君疑而不飲寡人是以觴之意者寡人取二姬之觴徵君又疑耶取觴而飲寡人亦唯是解疑於徵君耳豈崇寵而自卑乎寡人得二姬實美而貞淑又飾之以音實人是密非以偕樂也而徵君疑之且以難使二姬懟寡人是徵君之損過矣徵君辟席而對曰噫王之二姬臣實不知其美也臣之所美與王不類有名曰仁狀若慶雲容若幽蘭諠若陽春使之輔諸侯則百姓懷之而頌音作九夷八蠻皆來朝有名曰義狀若凜霜容若青松厲若秋宇使之輔諸侯則禁淫懲誅暴亂使盜跖可化為伯夷此二姬者臣之所美也若王之姬朝不過綠竹之奉夜不過枕席之安弛庶政棄百姓禍足以亡國故珠玉為塵錦繡為灰綺幕鏤床棲于浮雲寶瑟發篋寂于煙露富貴之樂于王何有哉王不寵仁義而昵治客臣竊以為賢王之盡也韓王

有慚色徵君辭酒下階而出韓王送於宮門顧左右曰寡人今日得聞仁義之美也二姬怨而讒之

智論

徵君憂二姬之讒復說韓王曰夫尺蠖蟬蛸同出于陽而不為尺蠖之鳴黃雀青蜓同翔于空而不為黃雀之舉鯢魚蠅蛇同潛于水而不為鯢魚之化若此者豈限于物力哉氣使然也故蟬蛸之安于默蜻蛉之限于飛蠅蛇之困于遊者彼亦為知尺蠖之鳴黃雀之舉而鯢魚之化也唯不知故以類羣而不毒是萬物之淑慝皆以無所知而能相安也使其有所知則必慕慕則必傾焉惟人靈覺于物故無大愚亦無大智無大智故有知而不慕有慕而不傾有傾而不殆有殆而不窮窮則必復若孝王素主之於凡庶惟無所大知是以賤而莫知其所以貴貧而莫知其所富陋而莫知其所以揚勞而莫知其所以逸困而莫知其所以亨變化若神動靜若運凡庶惟羣處置竄然以類之爾矣昔傲象之於重華也無大智故得以靖而不夷魍虎之於仲尼也無大智故得以康而不隕項籍之於高祖也無大智故得以興而不復雖德與智合以光耀于天下而銘偉功亦命使之然也豈惟孝王素主之異于凡庶哉今有愚夫老於田野與子孫守十金之產而盜賊不攘甚至者亦盜賊無大智也況於受命之主乎今賢王居必伯之國受世昌之封膏腴之沃壤七百餘里雖周之申伯鄧侯未有若賢王之隆也夫南陽雖封於先王而實天之所賜賢王欲乘而興之甚易也以賢王之明而失可伯之時是使齊桓晉文笑於前秦孝公齊威王議于後無乃棄天之賜而削先王之封乎願王恭禮天下之士以結其心遠內嬖之讒以清其志則天下士必奮然樂為之用而賢王之名尊矣此鄙臣所以婉奕而長歎也王其熟慮焉韓王曰善

讒說

二姬以計去徵君讒于韓王曰妾聞諸侯皆賢則不可畜士以養譽百姓皆賄則不可逞志以求危今王室無東遷之弱藩離無犬吠之儆君何慮之過也以君之賢而安享大國天皇之寵賜日盈于君身雖河間東平之寵不能加

於君也君之倉庫蓄以百萬宮室之麗積以蜀書玩好之器來自絕國鐘鼓簫瑟之聲畢陳於前妾侍侍于君之掌下以供娛樂是諸侯之安富尊榮亦莫有如于君者也君享千歲之祿而為終身之樂以昌後嗣不亦善乎今遊說之士不顧君之後嗣而取耀于目前非忠也不憂王室之亂而勤王以圖伯謀不測之功非義也而且不智是以唐古於諸侯以要顯譽釣空業而為賢進而若惴退而若憂得齊之情而泄于楚得楚之計而通于秦在路則御者爭之而不恥在國則順者揖之而不顧吐譚縱橫乍喜乍怒似蘇秦蔡澤之詭行也以妾料之不過假諸侯之顏色而求餌于四方豈能益人之國家哉君速布令于國中以屏遊士之跡且無潛於鄰壤是絕譽也逐說而絕譽則君與妾均是福也幸無忽焉韓王曰子素不昵故說士不遊于國向者徵君謁子而諷以汝二姬故汝不忘嗜昔之泣而知惡耶夫徵君非口舌之士也其德足以馨於天子其才足以賓於諸侯其志足以潤於百姓其謀足以安于社稷不可惡也子其亮於是汝二姬毋候明年韓王遊雲夢之山與徵君同車二姬怨王作別鸞之歌歌曰鸞鸞遊兮紫庭朝唯唯兮春陽鳳舉兮雲夢悵寂寞兮哀鳴歌竟遂縊于宮樹而死

愛憎

韓王與徵君遊雲夢之山將遊鹿臺韓王聞二姬死謂徵君曰妾乃命左右旋駕徵君因問韓王曰王之歸為二姬乎不然何返駕而罷鹿臺之遊也王若歸則二姬生矣臣不能從王以歸而待王於鹿臺可乎韓王流涕而道曰寡人不敢匿所愛也寡人處宮二姬不疎于側宴則忘酣卧則忘夢是二姬之事寡人若影之附于形也今寡人出謀不謀二姬以寡人是對遂哀歌而死是寡人若行陰雪中而不覺形影之離也徵君對曰王為雲夢之遊也何不舍臣而攜二姬乎臣以為王之忍也韓王曰寡人辟暑于豐山二姬進清冷之泉寡人遊丹水之上二姬進丹魚寡人泛于伊洛二姬進魴鯉寡人田于狼臯二姬進雉羹是寡人與二姬亦嘗為此樂也今雲夢之遊寡人以徵君在故二姬不得侍二姬死寡人雖有畫眉之妾五七卷髮之女二八亦無以為也徵君對曰王以二姬之死猶鬱而戚

而繼之以涕今有賢者為飯牛之歌而不得君死于國門之內王聞其士之死亦戚然而垂涕乎韓王曰然徵君曰使王之遊既無從士又無寵姬王荒而弗返士與姬怨姬死于宮士死于境王聞之將憂士乎抑憂姬乎韓王曰士與姬皆寡人之腹心也其生也偕樂其死也偕戚寡人奚擇焉徵君曰夫從事于王者內則姬焉外則士焉士必懼其讒姬必憎其猜由此觀之王之左右士與姬不能並也王命駕而遊姬在為士者憤而死之尚達於王王亦能以寵士之情翹于姬而垂涕乎王雖憂士之死必不向素情之姬而涕也夫涕哀之跡也小哀則戚大哀則涕不可偽也王之于姬臣以哀而知王之戚以涕而知王之信何王之寵士不如姬乎臣今從遊于雲夢之山王以臣之故而舍姬姬亦以臣之故而怨王是二姬為臣而死也不然何王向臣而涕有悔用臣之心臣其危乎韓王默然良久而言曰寡人豈以二姬之死而遂謝天下士乎徵君其無疑寡人也遂遊鹿臺而還

論學

韓王好淮南之學問于徵君曰淮南之學其博于孔子乎徵君曰臣未之敢聞也韓王曰昔有東方之客曰無間生七歲而雋讀書于無間之岳客若處女東人皆以為玉兔也寡人觀之問以學其言曰臣有淮南之學而去其智則善矣是以寡人好之夫無間生學於無間必其以孔子為師也而乃稱淮南之學可謂不博於孔子乎徵君對曰無間生即臣之弟子季子也今從臣于王之國臣聞其以庖希之學孔子之道而宗之若淮南則固蔑之矣何取于博韓王軒然仰笑而墮冠曰徵君果以無間生為弟子耶寡人親聘之以論古學徵君曰王雖得無間生不能用也韓王於是益遇無間生無間生謂韓王曰王何忘臣之言乎韓王曰何為其然也無間生曰昔者王以淮南之事問臣臣曰淮南漢之宗室也讀書三壁文如貫虹然卒以滅身而亡國此非君臣之義不明也由學博而貪生智陋而昧時勢也若淮南之學博而約于衰聘而歸于性成章而潤于質則令名昭揚而可以帝師矣不然亦足以延子孫而光輔乎漢室乎今猶賴焉此臣之昔日之論也而王忘之非所謂善用其言者也昔有越人行舟而遇低梁望之乃

石梁也溢于潮梁不沒者三尺舟不得進越人鑿其梁力竭而覺頃之潮涸後有涉梁者又待潮而不進有漁者曰子何不踰梁而待潮乎若不踰梁而待是使越人笑于梁焉得為善用其舟乎今王用臣之言而復為越人鑿梁之計謂其賢于鵠夷而忽漁者之論也臣竊惑焉韓王拊髀歎曰善乎子之諷也寡人將委心於子矣無間生曰臣師徵君以二姬故而王疎之何也韓王曰寡人何敢疎徵君哉二姬失亡實戚寡人子事徵君寡人亦不以子諒又不能以子而諒徵君故寡人三陳醢而徵君不享也子幸教寡人敢不勉矣是歲日食既君子曰易明式微

難進

徵君七日不見韓王王謂左右曰徵君以二姬之故七日不臨何捐棄也左右告徵君徵君答曰甫欲見王竊恐王之心未解也夫人之所交其易合者必易絕故孔子去衛其難合者必不易絕故甯戚曲于乎齊而後相難易在君士因之而潔名以保身焉爾矣雖然夫賢士行一志也亦視其所向而為之舉憂樂者吾道之門也故愛其士則不輕用其道樂其士則不驟違其志不輕用其道則士益尊不驟違其志則士益忠士益尊故寵有所不能移也士益忠故護有所不能間也甫見王之蠱於前而哀於後是耗氣徇志之端也耗氣而未絕者必乍明而乍暗徇志而未墮者必乍強而乍弱此之謂失經失經則政事不平刑罰不當天下士豈復有樂為之用哉所以鼓琴七日而杜跡于王之庭也夫君子虛以照物宏以納機倘以出漭公以應化故能保其國家今王之心度實有梟焉召而後見時或舉二姬於心況不召而往見胡可暢也得無惡乎左右以其言復于韓王王以牢享之侍而問政暮月而韓國無冤民有司廉道不拾遺楚人進羅氏之女倚風于王王立為姬而寵之

妖孽

徵君遊崆峒之山見一老者祭一古塚祝曰炎炎之室其棟將頽田為戰場奸雄啼徵君聞而怪之命從者訊其故時陰風南來黃雲多暝二老號哭遂化為鳩飛于巖木之顛從者匍匐而告曰此何異也徵君曰吾聞國將亡聽